

31629
=12



東坡全集卷第四十

論十二首

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

論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

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

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褻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謹論

御試重巽申命論

論曰昔聖人之始畫卦也皆有以配乎物者也巽之配於風者以其巽而有所動也配於木者以其仁且順也夫巽而有所動者不仁則不可以久不順則不可以行故巽而仁動而順而巽之道備矣聖人以爲不重則不可以變故因而重之使之動而能變變而不窮故曰重巽以申命言天子之號令如此而後可也天地之化育有可以指而言者有不可以求而得之者今夫日皆知其所以

爲爨雨皆知其所以爲潤雷霆皆知其所以爲震雪霜皆知其所以爲殺至於風悠然布於天地之間來不知其所自去不知其所入噓而炎吹而冷大而鼓乎太山喬岳之上細而入乎竅空蔀屋之下發達萬物而天下不以爲德摧敗草木而天下不以爲怒故曰天地之化育有不可求而得者此聖人之所法以令天下之術也聖人在上天下之民各得其職士者皆曰吾學而仕農者皆曰吾耕而食工者皆曰吾作而用賈者皆曰吾負而販不知聖人之制命令以鼓舞通變其道而使之安乎此也聖人之在上也天下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蓋得乎巽之道也易者聖人之動而卦者動之時也蠱之彖曰先甲三日而後甲三日而巽之九五亦曰先庚三日而後庚三日而說者謂甲庚皆所以申命而先後者慎之至也聖人憫斯民之愚而不忍使之遽陷于罪戾也故先三日而令之後三日而申之不從而後誅蓋其用心之慎也以至神之化令天下使天下不惻其端以至詳之法曉天下使天下明知其所避天下不惻其端而明知其所避故靡然相率而不敢議也上令而下不議下從而上不誅順之至也故重巽之道上下順也謹

論

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

論曰君子之欲有爲于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霸者也君有欲強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深淺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爲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

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強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爲堯舜之君而吾民爲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爲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管仲見桓公於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侯攘夷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爲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後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能從是故失爲高論以銜之君旣不能是矣則舉其國惟吾之所欲爲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以進之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

其道愈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生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旣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旣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

東坡全集 卷之四
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一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且爲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爲要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道旣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而自以爲君子而孟子之所以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學士院試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論

論曰爲穀梁者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請因其說而極言之夫春秋者禮之見於事業者也孔子論三代之

盛必歸禮之大成而其衰必本於禮之漸廢君臣父子上下莫不由禮而定其位至以爲有禮則生無禮則死故孔子自少至老未嘗一日不學禮而不治其他以之出入周旋亂臣強君莫能加焉知天下莫之能用也退而治其紀綱條目以遺後世之君子則又以爲不得親見於行事有其具而無其施設措置之方於是因魯史記爲春秋一斷於禮凡春秋之所褒者禮之所與也其所貶者禮之所否也記曰礼者所以別嫌明疑定猶豫也而春秋一取斷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決者皆至於春秋而定非定於春秋定於禮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義之大宗也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夫禮義之

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邪正之不同也不止若黑白使天下凡爲君子者皆如顏淵凡爲小人者皆如桀跖雖微春秋天下其孰疑之天下之所疑者邪正之間也其情則邪而其迹若正者有之矣其情以爲正而不知其義以陷于邪者有之矣此春秋之所以丁寧反覆於其間也宋襄公疑於仁者也晉荀息疑於忠者也襄公不修德而疲弊其民以求諸侯此其心豈湯武之心也哉獨至於戰則曰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竊取其名以欺後世荀春秋不爲正之則世之爲仁者相率而爲僞也故其書曰冬十一月乙巳朔宋公卒於外無有隱績春秋之書戰未有若此其詳也君子以爲其然則無有隱諱不忍之辭焉荀息之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違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而可名哉謹論

儒者可以守成論

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也譬之江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得哉禹治洪水辨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麻魚鱉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五教行棄爲后稷而蒸民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民而置之于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朝之此三聖人者蓋推之而不可去逃之而不可免者也於是益修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守

之傳數十世而民不叛豈有二道哉周室既衰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過則智勝而已矣智既無以相傾則力奪而已矣至秦之亂則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帝以三尺劍起布衣五年而併天下雖稍輔于仁義然所用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謀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莫與爲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可以馬上治之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婚喪祭一代之法雖足以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不若三代聖人取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辭之藥在可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以敗于泓身夷而國蹙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始皇焚詩書殺豪傑東城臨洮北築遼水民不得休息傳之二世宗廟蕪滅此以藥石養生者也善夫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夫世俗不察直以攻守爲二道故具論三代以來所以取守之術使知文武禹湯之威德亦儒者之極功而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物不可以苟合論

論曰昔者聖人之將欲有爲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其成之也難故其敗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輕其合之也遲故其散之也不速夫聖人之所爲詳於

其始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其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其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其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綢繆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於今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遲久故其欲成也止於其足以成欲得也止於其足以得欲合也止於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詳其終將不勝嗟嗚呼此天下治亂享國短之所出坎聖人之始制爲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走而執事此足以爲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各非不相聞也而見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

屨以爲安飲食以爲養此足以爲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襲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爲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爲歡而異宮以爲別合食之爲樂而異膳以爲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襲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爲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灼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爲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爲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爲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享飲食之節是非不能行也而待擯相之詔禮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爲而止夫苟可以爲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

東坡全集 卷之四
是故多爲之飾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所以謂迂闊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蓋矣

王者不治夷狄論

論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爲諸侯其臣得爲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爲諸侯其臣不得爲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

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爲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爲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爲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審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爲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爲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爲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于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

東坡全集 卷之四 九
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爲可會是獨何欤夫戎之不
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
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
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鄙則已幸矣又况乎知
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
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憤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
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觀之春
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
謹論

劉愷丁鴻孰賢論

論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

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於我也我可以取
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
子不與旣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已
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讓其弟荆
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讓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乃
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
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詐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
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
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讓其弟使弟受
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愛何其終悟而從
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盡者請得畢其說夫先

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沮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於先祖而傳之於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途人均耳夫吳太伯伯夷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讓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讓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爲過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獨爲是非之常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愷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弊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擯之則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屢嘆也謹論

禮義信足以成德論

論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則身愈逸而責愈重愈小則身愈勞而責愈輕綦大而至于天子綦小而至于農夫各有其分不可亂也責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則無以任天下之重責輕者不可以不勞不勞則無以逸夫責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慮於內而手足之動作步趨於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蠶而衣君子不以爲愧者所職大也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後世學衰而道弛諸子之智不足以見其大而竊見其小者之一偏以爲有國者皆當惡衣糲

東坡全集 卷之四
食與農夫並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爲百工蓋孔子之時則有是
說矣夫樊遲親受業于聖人而猶惑於是說是以區區焉欲學稼
於孔子孔子知是說之將蔓延於天下也故極言其失而深責其
詞以爲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
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
解者以爲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夫樊遲之所爲汲汲於學稼者何
也是非以穀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爲憂乎是非以
人君獨享其安榮而使民勞苦獨賢爲憂乎是非以人君不身親
之則空言不足勸課百姓爲憂乎是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
也君子以禮治天下之分使尊者習爲尊卑者安爲卑則夫民之
慢上者非所憂也君子以義處天下之宜使祿之一國者不自以

形勢不如德論

爲多把關擊柝者不自以爲寡則夫民之勞苦獨賢者又非所憂
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於中者必形於外循其名者必得
其實則夫空言不足以勸課者又非所憂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
故曰三憂者皆世俗之私憂過計也謹論

論曰傳有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形勢之不如德
也而吳起亦云在德不在險太史公以爲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
本儒者之言兵未嘗不以藉其口矣請拾其遺說而備論之凡形
勢之說有二有以人爲形勢者三代之封諸侯是也天子之所以
繫於天下者至微且危也懽然而合合而不去則爲君臣其善可
得而賞其惡可得而罰其穀米可得而食其功力可得而役使當

此之時君臣之勢甚固及其一旦潰然而去去而不返則爲寇讎
強者起而見攻智者起而見謀彷徨四顧而不知其所恃當是時
君臣之勢甚危先王知其固之不足恃而危之不可以忽也故大
封諸侯錯置親賢以示天下形勢劉頌所謂善爲國者任勢而不
任人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因此
以人爲形勢者也然周之衰也諸侯肆行而莫之禁自平王以下
其去亡無幾也是則德衰而人之形勢不足以救也以地爲形勢
者秦漢之建都是也秦之取天下非天下心服而臣之也較之以
富搏之以力而猶不服又以詐囚其君虜其將然後僅得之今之
臣服而朝貢皆昔之暴骨於原野之子孫也則吾安得泰然而長
存之漢之取天下雖不若秦之暴然要皆不本於仁義也當此之
時不大封諸侯則無以答功臣之望諸侯大而京師不安則其勢
不得不以關中之固而臨之此雖堯舜湯武亦不能使其德一日
而信於天下荀卿所謂合其參者此以地爲形勢者也然及其衰
也皆以大臣專命危自內起而關中之形勢曾不及施此亦德衰
而地之形勢不能收也夫三代秦漢之君憑其後世而爲之備患
者不可謂不至矣然至其亡也常出於其所不慮此豈形勢不如
德之明效欤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存則德存德存則無諸
侯而安無障塞而固矣謹論

禮以養人爲本論

論曰三代之衰至於今且數千歲豪傑有意之主博學多識之臣
不可以勝數矣然而禮廢學墜則相與咨嗟憤憤而卒於無成者

何也是非其才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夫禮之初始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則是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所不安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途之人皆可以爲禮今儒者之論則不然以爲禮者聖人之所獨尊而天下之事最難成者也牽於繁文而拘於小說有毫毛之差則終身以爲不可論明堂者惑於考工呂令之說議郊廟者泥於鄭氏王肅之學紛紛交錯者累歲而不決或因而遂罷未嘗有一人果斷而決行之此皆論之太詳而畏之太甚之過也夫禮之大意存乎明天下之分嚴君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也今不幸去聖人遠有如毫毛不合於三代之法固未害其爲明天下之分也所以嚴君

臣篤父子形孝弟而顯仁義者猶在也今使禮廢而不修則君不嚴父子不篤孝弟不形仁義不顯反不足重乎昔者西漢之書始於仲舒而至於劉向悼禮樂之不興故其言曰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殺傷今吏議法筆則筆削則削而至禮樂則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而范曄以爲樂非夔襄而新音代作律謝臯蘇而法令亟易而至于禮獨何難欤夫法者未也又加以慘毒繁難而天下常以爲急禮者本也又加以和平簡易而天下常以爲緩如此而不治則又從而尤之曰是法未至也則因而急之甚矣人之惑也平居治氣養生宣故而納新其行之甚易其過也無太患然皆難之而不爲悍藥毒石以搏去其疾則皆爲之此天下之公患也嗚呼王者得斯說而

通之禮樂之興廢乎有日矣謹論

既醉備五福論

論曰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強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矣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已勞苦而不怍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詠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

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欤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効要在乎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之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寔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人也

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
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媿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
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
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兮疾視而不能平又安能獨樂乎是
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
欣者此可謂知本矣謹論

東坡全集卷第四十終

老者陰陽之純也少者陰陽之雜而不純者也陽數皆奇而陰數
皆偶故乾以一爲之爻而坤以二天下之物以少爲主故乾之子
皆二陰而坤之女皆二陽老陰老陽者乾坤是也少陰少陽者乾
坤之子是也揲著者其一揲也少者五而多者九其二其三少者
四而多者八多少者奇偶之象也一爻而三揲著譬如一卦而三
爻也陰陽之老少於卦見之於爻而於爻見之於揲使其果有取
於七八九六則夫此三揲者區區焉分其多少而各爲處果何以
爲也今夫三揲而自少此無以異于乾之三爻而皆奇也三揲而
皆多此無以異于坤之三爻而皆偶也三揲而少者一此無以異
於震坎艮之一奇而二偶也三揲而多者一此無以異于巽離兌
之一偶而二奇也若夫七八九六此乃取以爲識而非其義之所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一
在不可以強爲之說也

書論

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觀其改法易令變更秦國之風俗誅秦民之
議令者以數千人黥太子之師殺太子之傅而後法令大行蓋未
嘗不壯其勇而有決也曰嗟夫世俗之人不可以慮始而可樂成
也使天下之人各陳其所知而守其所學以議天子之事則事將
有格而不得成者然及觀三代之書至其將有以矯拂世俗之際
則其所以告諭天下者常丁寧激切疊疊而不倦務使天下盡知
其君之心而又從而折其不服之意使天下皆信以爲如此而後
從事其言迴曲宛轉譬如平人自相議論而詰其是非愚始讀而
疑之以爲近于濡滯迂遠而無決然其使天下樂從而無黽勉不

得已之意其事既發而無紛紜異同之論此則王者之意也故常
以爲當堯舜之時其君臣相得之心歡然樂而無間相與吁俞嗟
嘆唯諾于朝廷之中不啻若朋友之親雖其有所相是非論議以
求曲直之際當亦無足怪者及湯武征伐之際周旋反覆自述其
用兵之意以明曉天下此又其勢然也惟其天下旣安君民之勢
闊遠而不同天下有所欲爲而其匹夫匹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
齟齬其上之畫策令之而不肯聽當此之時刑驅而勢脅之天下
夫誰敢不聽從而上之人優游而徐譬之使之信之而後從此非
王者之心誰能處而待之而不倦欬蓋盤庚之遷天下皆咨嗟而
不悅盤庚爲之稱其先王盛德明聖而猶五遷以至于今今不承
于古恐天之斷棄汝命不救汝死旣又恐其不從也則又曰汝罔

暨余同心我先后將降爾罪暨乃祖先父亦將告我高后曰作大戮于朕孫蓋其所以開其不悟之心而諭之以其所以當然者如此其詳也若夫商君則不然以爲要使汝獲其利而何卹乎吾之所爲故無所求于衆人之論而亦無以告諭天下然其事亦終乎有成是以後世之論以爲三代之治柔懦不決然此乃王霸之所以爲異也夫三代之君惟不忍鄙其民而欺之故天下有故而其議及于百姓以觀其意之所嚮及其不可聽也則又反覆而諭之以窮極其說而服其不然之心是以其民親而愛之嗚呼此王霸之所爲不同也哉

詩論

自仲尼之十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于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于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其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于人情至于書出于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又不如春秋之嚴矣而况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于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于飲食牀第昆虫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尚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之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終要入于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

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為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及于是物者則必強為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

東坡全集卷第四十一

論二十九首

易論

易者卜筮之書也挾策布卦以分陰陽而明吉凶此日者之事而非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存乎其爻之辭而不在其數數非聖人之所盡心也然易始於八卦至于六十四此其為書未離乎不可解此高論之士所以不言欤夫易本于卜筮而聖人其間以盡天下之人情使其為數紛亂而不可解也

其有用之言而託之無用之數哉夫
陽之數也九為老
七為少陽

者天下其知其

易之數極

極于七故七為少而九為老至于老陰所以為以極者而言也則老陰當十而少陰當八今少陰八而老陰反當其下之六則又為之說曰陰不可以有加于陽故抑而處之于下使陰果不可以有加于陽也而易不曰老陰八而少陰六且夫陰陽之數此天地之所為也而聖人豈得與于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此其尤不可者也夫陰陽之有老少此未嘗見于他書也而見于易易之所以或為老或為少者為夫揲著之故也故夫說者宜於其揲著焉而求之揲著之法曰掛一歸奇二揲之餘而以四數之得九而以為老陽得八而以為少陰得七而以為少陽得六而以為老陰然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乎七八九六也七八九六徒以為識焉耳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之謂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邊豆簠簋牛羊酒醴之薦交于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于下禮行于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冠冕珮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于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其身安于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

意故其靡耻退讓之節粹然見于面而盎然發于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偃僂奉曲勞苦于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強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樽杯飲燔黍捭豚蕡土鼓而以為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為不足以大利于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鬲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于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之以為是不忘本而非以為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寔其簠簋籩豆鉶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于上古之說翼悞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冕而垂旒拱手而不知所為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于其有以感護天下之心哉且又有所大不妄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歸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與其生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為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于牀而食于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于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一
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尚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與田祖也吹葦籥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寔有罪焉唯其近于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春秋論

事有拂乎吾心則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順適乎吾意則吾言優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樂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豈可以爲怒之言耶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聖人其言丁寧反覆布于方冊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惡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爲聖人之文章非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且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將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則天下且以爲病狂而聖人豈有以異乎人哉不知其好惡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哀怒是所謂大惑也昔者仲尼刪詩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厲失道之際而下訖于陳靈自詩人以來以至于仲尼之世蓋已數百餘年矣愚嘗怪大雅小雅之詩當幽厲之時而稱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終篇又不見幽厲之暴虐此誰知其爲幽厲之詩而非文武成康

之詩者蓋察其辭氣有幽憂不樂之意是以系之幽厲而無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天下之是非雜然而觸乎其心見惡而怒見善而喜則求其是非之際又可以求諸其言之喜怒哀之間矣今夫人之於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則其言和而無傷怒而言之則其言厲而不溫怨而言之則其言深而不洩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孫湫之來曰齊仲孫來于季友之歸曰季子來歸此所謂喜之之言也於魯鄭之易田曰鄭伯以璧假許田于晉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陽此所謂怒之之言也於叔牙之殺曰公子牙卒于慶父之奔曰公子慶父如齊此所謂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厲怨之而深此三者無以加矣至于公羊穀梁之傳則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爲訓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詳何足以爲喜而何足以爲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而以爲衛伐凡伯春秋書曰齊仲孫來而以爲吳仲孫怒而至于變人之國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已而人之言亦觀其辭氣之所嚮而已矣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而不可考其契始于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度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耻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已遠矣自

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其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辭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于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于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有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常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于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于禮樂五十而後讀易

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于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之間問于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貢又欲少貶焉是二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于衛而不

是豈知之罪也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

專以求聞其所... 將以成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
有俛俛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
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
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于人
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
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
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天夫五帝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
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人... 使之不敢
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欲富貴而羞貧賤... 使之不敢
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
便而衮冕之為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
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及其本
而思之今吾以為為罄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
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
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
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于罄折而百拜由
此言之則是罄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
罄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
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肯

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
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
子欲其不隱是故起于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于聖人之所不及
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
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
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
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
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異于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
而至于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
誠之者也而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
半途而廢者非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
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
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
過者之難坎復之中者之難坎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
而未育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
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
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
於極不懌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難也是以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乎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以今世之所爲善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乎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論好德錫之福

昔聖人既陳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萬世而常行也故爲之大中之教曰賢者無所過愚者無所不及是之謂皇極極之於人也猶方之有矩也猶圓之有規也皆有以繩乎物者也聖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賢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聖人以爲俛與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猶有以強之者故於皇極之中又爲之言曰苟有過與不及而要其終可以歸皇極之道者是皇極而已矣故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

之又悲天下有爲善之心而不得爲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
知求中之道也故又爲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聖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廣也其誘天下之
人不忍使之至於罪戾如此其勤且備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寔而
自言曰予攸好德聖人以爲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祿之
天下之爲善而未協于中也則受而教誨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
我從也故遜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從然後知其終不可
以教誨矣故又爲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
而家時人斯其辜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
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極之道而上之人不誘而教誨
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其終也恐天下之以虛言而取
其爵祿也故曰予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蓋聖人之
用心憂其始之不幸而惧其終之至于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詳
備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極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
協於極而猶受之至於待君子之道何其責之深也曰無偏無黨
無友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後可以合于皇極然則先王御
天下之術盖用此欵

論鄭伯克段于鄆隱元年

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衛
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
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鄆而兄弟之義亡
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致此之由故其言

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瞶之得罪于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
是召亂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
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蒯瞶之不
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
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婦人之手夫子以
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公與夫人
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于愛鄭莊公之愛其弟
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庾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
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賊之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
孳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得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
鄆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
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
之故哉穀梁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不稱
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
而殺之云耳甚之也然則爲鄭伯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
賊而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
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毋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而又
區區於當國內外之言是何思之不遠也左氏以爲段不弟故不
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
取焉

論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元年

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訊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為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于鄭也故訊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由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書曰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來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見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于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嚮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韓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論取郟大鼎于宋 桓二年

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于至正而已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

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嘆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世王者之作而舉行之也鐘鼎龜玉天子之所以分諸侯使諸侯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不幸使魯擊而有之是魯鼎也是百傳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爲而在魯之太廟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郟故書曰郟鼎郟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而又與魯也後世有王者作舉春秋之法而行之魯將歸之宋宋將歸之郟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孔子所以爲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于正名至于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爭也楚王求鼎于周王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爲宋入魯而爲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郟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爲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公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各地從主人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郟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爲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論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卷三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齊命詩非屢盟其心一也敢試論之謹按桓三年書齊侯衛侯晉命于蒲說春秋者鈞曰近正所謂近正者以

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約言而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今
二國之君誠信協同約言而會可謂近古之正者已何以言之春
秋之時諸侯競鶩爭奪日尋拂違王命糜爛生聚前日之和好後
日之戰攻曾何正之尚也觀二國之君胥命于蒲自時厥後不相
侵伐豈與夫前日之和好後日之戰攻班也故聖人之於春秋止
一書胥命而已荀卿謂之善者取諸此也然則齊也衛也聖人果
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譏爾曷譏爾訖其非正也周禮大宗伯掌六
禮以諸侯見王爲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時會衆同之訟言
諸侯非此六禮罔得踰境而出矣不識齊衛之君以春朝相命而
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覲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
出耶或以時會相命而出耶衆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覲
冬遇時會衆同而出則私相爲會耳私相爲會匹夫之舉也以匹
夫之舉而謂之正其可得乎宜乎聖人大一王之法而誅之也然
而聖人之意豈獨誅齊衛之君而已哉所以正萬世也荀卿不原
聖人書經之法而徒信傳者之說以謂春秋善胥命失之遠矣且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之賢者固亦鮮矣奚待于齊衛之君
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則姦人得以勸也未嘗聞聖人作春秋
而勸姦人也

論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僖八年

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
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
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訖以妾爲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一
妻也蓋聘于楚而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曰成風也言夫
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
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
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踈矣夫人與公
一體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
易之例也蓋有既葬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未有不稱謚而稱夫人也
公羊之說又非人情何以信于後世以齊楚之彊齊能脅魯使以
其媵女爲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爲妾哉此甚可怪也且
夫成風之爲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爲非正而不可以廢焉故與之
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
也不可以不稱謚而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况乎禘
周公而用致焉則其罪固已不容于貶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
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

論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
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
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幸已有事于
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
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殘
缺而禮樂文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
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

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有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欤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天欤爲民欤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欤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欤夫周禮樂之衰豈一日之故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于掃地而不可收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論用郊

成十七年

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訛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訛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于天下也夫以魯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爲無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

信之也郊之書于春秋者其類有三書卜郊不從乃免牲者訊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鼯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傷改十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四月五月九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則不譏也禘於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太廟者爲致夫人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見之于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記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以用郊也穀梁傳曰夏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也杜預以爲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取焉

論會于澶淵宋災故

襄二十一年

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于踈而相忘近不至于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信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訊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于此

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書其始之爲仁人君子之心而後可以見後之爲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其所爲何錄伯姬也且春秋爲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爲人之死錄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爲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夷狄夷人不侵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趙晉武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論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

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爲暴君也侵之雖不以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謂汙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爲穿窬之事市人屠沽具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巨與之爲竊盜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

蓋其罪魯之深也先儒之說區區于叛人之過惡其論固已狹矣且夫春秋豈爲穿窬竊盜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竊盜之事將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爲踈謬以爲叔術之後而通濫于天下故不繫黑肱于邾嗚呼誰謂孔子而賢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樂盈之不繫于晉欬樂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故書曰樂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竊其邑以叛欬當時之簡牘既忘其詳不可得而聞矣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欬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也不言濫子此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而不可用矣

論春秋變周之文

何休解

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爲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爲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謂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者皆出于何氏愚未嘗觀焉滕侯薛侯來朝齊侯使其弟年來聘何休曰質家親親故先滕侯而加錄齊侯之母弟且夫親親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後異姓者周制也鄭忽出奔衛公羊傳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詞無所貶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變周五等之爵而從焉記曰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邾伯來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詞也忽之出奔其爲失國豈不其明而春秋獨無貶哉雖然公羊何爲而爲此說也春秋

東坡全集卷第四十一
未踰年之君皆稱子而忽獨不然此公羊之所以爲此說也且春秋之書吳豈一槩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會書曰及宋公衛侯燕人戰鄭忽外之無援內之無黨一夫作難奔走無告鄭人賤之故赴以名書曰鄭忽出奔衛衛侯未踰年之君也鄭忽亦未踰年之君也因其自侯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變常而示譏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也孔子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以此觀之夫子皆有取於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採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變周之文者吾不信也

東坡全集卷第四十一 終

東坡全集卷第四十二

論一十首

宋襄公論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春秋之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于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者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予何之曰將以彘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

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于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斲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譏于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興亡繼絕猶不齒于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于諸侯而戮于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于後世者也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喘喘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

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及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于人情而適于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烏所以迴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于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喪死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于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于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于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起虢公必不能用官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于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于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

嘗試論之魏武長于料事而不長于料人是故有所重裝而喪其
功有所輕爲而至于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
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
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
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
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于赤壁以成吳之
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
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
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于
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于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于
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于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
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
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強雄而未見其能一
也

伊尹論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
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
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廉潔忠信之爲美也
使其果廉潔而忠信則其知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
所爭者止于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
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
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

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才全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于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旣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于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不得已而不已則周

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也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于名寔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于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子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籍也陳賈問于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于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况弟之親而非有大惡

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管仲論

嘗論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于不得已而非所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

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女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勝爭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

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
良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
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以施其巧故其
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
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于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
鷓鴣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
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
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
法也其後吳晉爭長于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
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
應三軍皆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
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
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
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士燮論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
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
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
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
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寔使之然也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
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

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余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於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而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海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于孤窮之中至于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

曰闢之不克將漼寔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于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于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滅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翬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于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后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旣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不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柰何其弟子門人

又內自相攻而不決于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楊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楊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于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于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而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東坡全集第四十三卷

論十一首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胷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

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為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為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為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為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三字一作不可察此其中必有其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

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齊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及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潘王之疆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

馬而為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
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
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
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
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
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
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
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能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
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
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
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
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
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
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
相忌則有所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
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
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不仁
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

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敢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意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三
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竒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曹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三
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畧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生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鼂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

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每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剗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為轂柔者為輪大者為楹小者為楠楠之不可以為楹輪之不可以為轂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為情而合才以為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為性者果泊然而無為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饑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饑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為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為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三
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為哉雖然楊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此其所以為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為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為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為惡天下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為聖人之私說不已踈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昔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督鯀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為性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

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亦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讐言而况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决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悉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

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
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
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者其
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
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
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
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
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汗而已矣若夫顏
淵豈非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
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
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
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
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
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
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
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
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
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
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
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
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三
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
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
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
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
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

東坡全集第四十三卷

東坡全集第四十四卷

論十一首

思治論

嘉祐八年作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
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則倦三則去之矣今世之
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
術謀慮不若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
罪在於不立也今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
者則五六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
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六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
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

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強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強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強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邪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摹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爲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爲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爲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管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富則規摹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爲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媮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

爲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論議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摹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齎糧而假丐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強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公自始爲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魯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當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爲未可及其以爲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摹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摹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摹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強吏之不擇此三者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未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成使

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爲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瞶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難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擢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蘓秦之爲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爲同聯六姓之疎以爲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爲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爲旣已許吾君則親挈而還之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爲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爲之說曰先定其規摹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爲者不從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

夏均全集 卷之四十四
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
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
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之易成則先治其
所以信服天下者天下之士不可以力勝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
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
多之口非果衆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
於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之口舉不
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
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
衆失之不知夫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
以明之世之所謂逆衆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然不顧而
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
心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鄙矣故
為之說曰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強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
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正統論三首

至和二年作

總論一

正統者何邪名邪實邪正統之說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
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不幸有天子之實而無其位有天子
之名而無其德是二人者立於天下天下何正何一而正統之論
決矣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云爾人之得此名而又有此實也
夫何議天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聖人於此不得已焉而不

東坡全集 卷之四十四
以實傷名而名卒不能傷實故名輕而實重不以實傷名故天下不爭名輕而實重故天下趨於實天下有不肖而曰吾賢者矣未有賤而曰吾貴者也天下之爭自賢不肖始聖人憂焉不敢以亂貴賤故天下知賢之不能奪貴天下之貴者聖人莫不貴之情有賢不肖存焉輕以與人貴而重以與人賢天下然後知貴之不如賢知賢之不能奪貴故不爭知貴之不如賢故趨於實使天下不爭而趨於實是亦足矣正統者名之所在焉而已名之所在而不能有益乎其人而後名輕名輕而後實重吾欲重天下之實於是乎始輕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者亦無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

辯論二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而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名耳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爲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而天下亦無有如魏之強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爲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

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強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耻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爲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耻邪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耻邪吾將以聖人耻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耻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爲正邪以天下有君爲正邪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没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祖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爲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爲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爲壽弟爲壽乎其兄魏爲有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嬖妾爲姑吾將曰舅則以爲妻而婦獨柰何不以爲姑乎以妾爲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盖非婦罪也舉天下而受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爲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善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

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邪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有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辯論三

始終得其正天下合於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邪亦或不以其道得之邪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於是乎舉而歸之名歐陽子曰皆正統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統又曰霸統是以實言

者也歐陽子以名言而純乎名章子以實言而不盡乎實章子之意以霸統重其實而不知實之輕自霸統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過乎實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過乎實也則吾以章子為過乎聖人聖人不得已則不能以實傷名而章子則能之且吾豈不知君得其正之為正如魏受之於漢晉受之於魏不如至公大義之為正也哉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說吾將求其備堯舜以德三代

以德與功漢唐以功秦隋後唐晉漢周以力晉梁以弒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說而與以實言之則德與功不如德功不如德與功力不如功弒不如力是堯舜而下得統者凡更四不如而後至于晉梁焉而章子以為天下之實盡於其正統霸統之間矣歐陽子純乎名故不知實之所止章子雜乎實故雖晉梁弒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惡

而其實反不過乎霸彼其初得正統之虛名而不測其實罪之所至也章子則告之曰爾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為霸則章子之說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豈曰弑君者其實止乎霸也哉蓋已舉其實而著之名雖欲復加之皐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沒而霸者有功於天下吾以為在漢唐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後唐晉漢周得之吾猶有憾焉奈何其舉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嗚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實也霸之於王也猶兄之於父也聞天下之父嘗有曰堯者而曰必堯而後父少不若堯而降為兄則瞽鯀懼至僕妾焉天下將有降父而至於僕妾者無怪也從章子之說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純乎名故晉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統而其弑君之實惟天下後世之所加而吾不為之齊量焉於是乎晉梁之惡不勝誅於天下實於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堯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輕重其君有是也以為其霸統之說夫執聖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說而不可吾亦將曰孔子刪書而虞夏商周皆曰書湯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為吾皆曰正統之說其誰曰不可聖人之於實也不傷其名而後從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傷若章子之所謂霸統也傷乎名而喪乎實者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

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成功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瘦人之瘦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之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自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決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竇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君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毒也怨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入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天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

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大焉爲之先故不君怒而勢不信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養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

交歡終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微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

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絀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

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以昔樂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爲彼樂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屈到嗜芟論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未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于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于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

之薨于路寢不死于婦人之手至于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于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于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平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于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堅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于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于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于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哲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斐之事若出于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于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未易簣于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言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何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于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龍虎鉛汞論

人之所以生死未不自坎離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必然之道也離為心坎為腎心之所然未有不正雖築趾亦然其所以為築趾者以內輕而外重故常行其所不然者爾腎強而溢則有欲念雖堯顏亦然其所以為堯顏者以內重而外輕故常行其所然者爾由是觀之心之性法而正腎之性濫而邪水火之德固如是也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達者未有不知此者也龍水永也精也血也出于腎而肝藏之坎之物也虎火者鈇也氣也力也出于心而肺主之離之物也心動則氣隨之而作腎溢則精血隨之而流如火之有烟焰未有復反于薪者也世之不學道者其龍常出于水故龍飛而永輕其虎常出于火故虎走而鈇枯此生人之常理也順此者死逆此者仙故真人之言曰順行則

為人逆行則為道又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行虎

向水中生有隱者教余曰人能正坐瞑目調息握固心定息微則

徐閉之達磨胎息法亦須閉若如佛經待其自止恐卒不能到也雖無所念而卓然精明毅然

剛烈如火之不可犯息極則小通之微則復閉之方其通時亦復

下月曰為之推數以多為賢以久為功不過十日則丹田濕而水

上行愈久愈溫幾至如烹上行之水翕然如雲蒸于泥丸蓋離者

麗也著物而見火之性也吾目引于色耳引于聲口引于味鼻引

于香火輒隨而麗之今吾寂然無所引于外火無所麗則將安往

水者其所妃也勢必從之坎者陷也物至則受水之性也而况其

配乎水火合則火不炎而水自上則所謂龍從火裏出也龍出于

火則龍不飛而永不乾旬日之外腦滿而腰足輕方閉息時常卷

舌而上以舐懸癰雖不能到而意到焉久則能也如是不已則永下入口方調息時則漱而烹之須滿口而後嚥若未滿且留仍以空氣送至丹田常以意養之久則化而為鈔此所謂虎向水中生也此論竒而通妙而簡決為可信者然吾有大患平生發此志願百十回矣皆謬悠無成意此道非捐軀以赴之剝心以受之盡命以守之不能成也吾今年已六十名位破敗兄弟隔絕父子離散身居蠻夷北歸無日區區世味亦可知矣若復謬悠于此真不如人矣故數日來別發誓願譬如故人避難窮山或使絕域齧草嚼雪彼何人哉已令造一禪榻兩大案明窓之下日專欲治此并已作乾蒸餅百枚自二月一日為首盡絕人事飢則食此餅不飲湯水不啗他物細嚼以致津液或飲少酒而已午後略睡一更臥三更乃起坐以達旦有日采日有月采月餘時非數息煉陰則行令所論龍虎訣爾如此百日或有所成不讀書不著文且一時束起以待異日不遊山水除見道人外不接客不會飲皆無益也深恐易流之性不能終踐此言故先作書以報庶幾他日有慙于弟而不敢變也此事大難不知其果能不慙否此書既以自堅又欲以及弟也卷舌以砥懸癰近得此法初甚祕惜云此禪家所得向上一路千金不傳人之所見如此雖可笑然極有驗也但行之數日間舌下筋微急痛當以漸馴致若舌尖果能及懸癰則致華池之水莫捷于此也又言此法名洪鑪上一點雪宜且祕之

上張安道養生訣論

近來頗留意養生讀書延納方士多矣其法數百擇其簡而易行

者間或為之輒驗今此法特奇妙乃知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也其效初亦不甚覺但積累百餘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藥其力百倍久欲獻之左右其妙處非言語文字所能形容然可道其大畧

若信而行之必有大益其狀如左每夜以子後至五更以來披

衣起只床上可面東若南盤足叩齒三十六通握固以兩指握

指按指指兩閉息閉息最是道家要妙處先須閉息却意掃滅塵

手托腰腹間閉息相使心澄湛若念不起自覺出入息調勻即閉

定口內觀五臟肺白肝青脾黃心赤腎黑當求五臟圖此壁上使

鼻也次想心為炎火光明洞徹下入丹田中待腹滿氣極即徐出氣

不得令惟出入均調即以舌接唇齒內外漱鍊精液若有鼻液亦

耳聞未得燕復前法閉息內觀納心丹田調息須漱使不嫌

漱津皆依前法如此者三津液滿口即低頭嚥下以氣送入丹田

須用意精猛令津與氣谷谷然有聲徑入丹田又依前法為之凡

九閉息三嚥津而止然後以左右手熱摩兩脚心此湧泉穴上微

及臍下腰脊間皆令熱徹徐徐摩之使微汗出次以兩手摩肘腋

面耳項皆令極熱仍案捉鼻梁左右五七下梳頭百餘梳而臥熟

寢至明

右其法至簡易在常久不廢而有深功且試行一二十日精神自

已不同覺臍下實熱腰脚輕快久而不已去仙不遠但當習閉息

使漸能持久以脈候之五至為一息近來閉得漸久每閉百二十

至而開蓋已閉得二十餘息也又不可強閉多時使氣錯亂或奔

突而出反為之害慎之慎之又須常節晚食令腹中寬虛氣得回

轉晝日無事亦時時閉目內觀漱鍊津液嚥之摩熨耳目以助真

氣蓋清淨專一即易見功夫矣神仙至術有不可學者一念躁二陰
險三貪慾公雅量清德無此三疾竊謂可學故獻其區區篤信力
行他日相見復陳其妙者文章書口訣多枝辭隱語卒不見下手
徑路今且直指精要可謂至言不煩長生之根本也幸深加寶秘
勿使庸妄窺之以泄至道也

續養生論

鄭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水弱人狎而玩之翼奉論六情十二
律其論水火也曰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南方之情惡也惡行
廉貞廉貞故為君子貪狼故為小人予參二人之學而為之說曰
火烈而水弱烈生正弱生邪火為心水為腎故五藏之性心正而
腎邪腎無不邪者雖上智之腎亦邪然上智常不淫者心之官正
而腎聽命也心無不正者雖下愚之心亦正然下愚常淫者心不
官而腎為政也知此則知鈇汞龍虎之說矣何謂鈇凡氣之謂鈇
或趨或蹶或呼或吸或執或擊凡動者皆鈇也肺竅出納之肺為
金為白虎故曰鈇又曰虎何謂汞凡水之謂汞唾涕濃血精汗便
利凡濕者皆汞也肝實宿藏之肝為木為青龍故曰汞又曰龍古
之真人論內丹者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裏出五行不順術虎向
水中生世未有知其說者也方五行之順行也則龍出於水虎出
于火皆死之道也心不官而腎為政聲色外誘邪淫內發壬癸之
英下流為人或為腐壞是汞龍之出于水者也喜怒哀樂皆出于
心者也喜則攖擊隨之怒則毆擊隨之哀則擗踊隨之樂則抃舞
隨之心動于內而氣應于外是鈇虎之出于火者也汞龍之出于

水鈇虎之出于火有能出而復返者乎故曰皆死之道也真人教之以逆行曰龍當使從火出虎當使從水生也其說若何孔子曰思無邪凡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孰能使有思而非邪無思而非土木乎蓋必有無思之思焉夫無思之思端正莊栗如臨君師未嘗一念放逸然卒無所思如龜毛兔角非作故無本性無故是之謂戒戒生定定則出入息自住出入息住則心火不復炎上火在易為離離麗也必有所麗未嘗獨立而水其妃也既不炎上則從其妃矣水火合則壬癸之英上流于腦而益于玄膺若鼻液而不鹹非腎出故也此永龍之自火出者也長生之藥內丹之萌無過此者矣陰陽之始交天一為水凡人之始造形皆水也故五行一曰水得暖氣而後生故二曰火生而後有骨故三曰木故生而日堅凡物之堅壯者皆金氣也故四曰金骨堅而後肉生焉土為肉故五曰土人之在母也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口鼻皆閉而以臍達故臍者生之根也永龍之出于火流于腦溢于玄膺必歸于根心火不炎上必從其妃是火常在根也故壬癸之英得火而日堅達于四支浹于肌膚而日壯究其極則金剛之體也此鈇虎之自水生者也龍虎生而內丹成矣故曰順行則為人逆行則為道道則未也亦可謂長生不死之術矣

海

卷四十四

九

